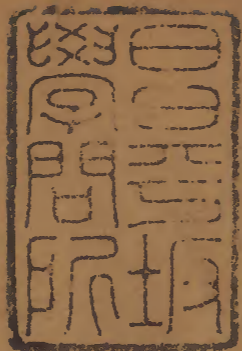


韓魏公文集 十二之四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	一〇△函	三四二冊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三九	一〇△函
漢書		九四三九		
漢書		九四三九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51)
函號	299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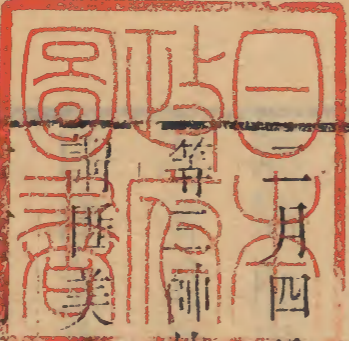
韓魏公集卷之十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家傳

受業諸子全校

淺草文庫



二月四月四路帥皆改觀察使公為秦州觀察使范仲淹
等皆力辭不拜公獨不辭上表謝曰議者惜臣茲授
前當朝廷憂邊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
迹掇希求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
便既而仲淹等尚未受命公奏曰臣始者上體朝意即時
拜命稱謝將佐等謂臣別無鄙外亦甚慰悅俄聞仲淹王

汧隴籍皆累表避免恐朝廷以臣授職難於措置卽乞并
臣所授罷之兼不知臣者謂他路辭之爲得宜臣則壯年
貪祿而已方俟命未報今准詔旨令臣依樞密直學士立
位繫銜臣本以嫌疑畧布誠懇豈敢較品秩高下况朝廷
自有定著不可以恩私亂也詔爲見克經畧安撫使立位
繫銜依前項指揮寧遠永寧二寨控扼賊路入戶素繁富
城隍頽圯命部將率禁卒增築之閏九月西賊寇鎮戎軍
公卽遣部將紀質率兵數千赴援遇賊於瓦亭寨擊之聞
涇原將葛懷敏戰沒於定川寨又遣總管許懷德將軍十
二營駐鳳翔府以策應懷敏旣敗賊抵涇州涇原路移文

諸州使備賊長驅入關公曰賊雖至涇州當是抄劫游兵
乃慰諭屬部無令驚擾果如公言十月授右諫議大夫樞
密直學士范仲淹亦進官制畧曰援護邊防安輯關輔皆
著勤效簡在朕心公辭曰得還舊職固爲榮幸比賊犯隣
道將卒潰亡雖督遣萬兵爲援實無毫髮之助不當遷官
以速公議詔報曰邊任方重朝命已行宜速祇受不須堅
辭更思禦捍之計上以涇原之敗王汧已貶降乃御前出
劄子付公曰陝西汧邊自分委四路以來頗聞訓齊士卒
修營城堡羞醜踰年不來犯塞朝廷本謂寇兵儻來必能
固守封陲挫彼克罔不期涇原路將帥無謀輕出鬪戰旣

誤國計慮啓戎心今雖口除文彥博代王恣狄青填葛懷
敏闕亡失使臣軍馬器械並已那移補填仍於永興軍別
置都總管司一如四路古聚兵馬精加訓練準備分壁應
援及鎮守關輔兼聞渭鎮戎軍一帶昨經慮掠道路方
通或賊馬向去復來如何控扼縱使涇原支梧得定豈不
防別路作過西鄙之患不
定未期卿等早副朝僉久處邊
任雖稽殄寇之效備存許國之誠必有深謀破其姦計候
劄子到日審細從長經時捍禦之策具陳利害令梁堅張
庾齋來赴闕公上章歷陳王師不利之因又畫禦賊之策
大畧曰前嘗上淺攻之策是時民力未甚疲耗北寇未有

間隙以中國之氣吞之其勢宜稍衰今民力已困北寇觀
釁而動是攻討之策當置之而不言今若召勇猛偏將五
七人使募敢死軍民一二萬屯於一路俟賊入寇合本路
兵馬出擊若犯他路使擣虛因糧直抵興州覆其巢穴縱
未得志他時深入豈不顧慮此計如用之或有奇功朝
廷方以公言爲當而元昊請和矣十一月公與范仲淹同
克陝西四路沿邊都總管經畧招討安撫等使並駐於涇
州公奏曰西賊僭叛之初朝廷委夏竦范雍以經畫之任
竦居永興專制涇原秦鳳路雍居延州專制鄜延環慶路
朝廷尋以永興去邊地遠乃移竦於涇州暨賊犯延安范

雍被責卽以夏竦爲陝西都部署復居永興軍差臣與范仲淹佐之仲淹繼乞知延州臣則常在涇原蓋以耳目所接易於裁制時夏竦在永興但閱簿書行文移而已去年春臣與范仲淹俱有罪累朝廷又差陳執中同陝西都部署兼知永興軍未幾移夏竦於鄜州陳執中於涇州駐劄朝廷終以事不專一遂分四路臣與王沿范仲淹龐籍各當一道庶務必親訓兵屯選將佐堡寨之守禦山川之險易耳目所經巨細得以周悉以一年之後與上下之情方已通達自古久於其任則政舉况臨軍易帥兵家大忌今專總四路則緣寨千里之外不可遙度若朝廷以涇原屢

經寇掠欲臣等兼四路之職便於移那他路軍馬則環慶秦鳳兩路強敵久已窺伺兵數纔可自支鄜延復地遠不能爲援他日欲併力涇原逐路以失備爲辭豈肯一一聽命臣端坐涇原惟翻符牒復類前日仍兩都總管同在一州亦非軍中之制願止令臣等各依舊職兼管涇原兵馬足矣公累奏未見聽前後所條利害甚悉上以御前劄子報公曰省所陳未便事今備錄范仲淹元肇畫事理令卿知委如顯有妨礙須至移改卽別具利害奏聞緣朝廷已有成命可只依前降指揮速赴涇州公謝曰仲淹乞臣爲涇原總管知涇州兼秦鳳如舊仲淹兼涇原經畧亦領環

韓魏公集 卷之十二 四 五言堂
慶如故乃與臣前奏無異今詔旨趨行更不敢以利害辭
候巡邊還卽之任矣先是公以賊數誘脅西路生熟戶欲
親出按邊因以撫諭將行徒兼四路乃曰不可失信諸蕃
乃巡邊畢至涇州公在秦招徠諸羗馬優估以市之又遣
使誘諭唃廝羅進馬入漢厚償厥直校往歲之入幾增數
倍又以籠竿城據六盤山下居山外四寨之首宜建軍屯
兵以扼賊入寇之路詔爲德順軍未幾西界遣賀從勉納
欵公因與范公同言今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
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
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元卒之稱亦有

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
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
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未
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
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
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
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
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障
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爲
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爲

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闡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爲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

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蚤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麤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人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爲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體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慮時公與范公在兵間宣勞已久各重一時上欲用爲輔弼遣內侍李允亨論曰日近差遣兩地臣僚未差除問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議亦非臣僚奏舉

特出朕意先諭卿知仍密舉可代卿邊任者以聞公以元昊雖約和而誠僞未可知願盡死塞下不敢舉官明年四月與范公同召爲樞密副使公自請捍邊至五表詔諭以已差鄭戩爲代命不可回公旣至鄭州又不敢赴闕復辭上遣中使趨入對旣就職公上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爲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覩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

比二寇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其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帛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情亦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蓄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涼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

韓魏公集 卷之十一
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宮軍屢劔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不能使元昊舉兵乎况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敵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昊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隳其誓約然後驅強悍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

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却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驛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賊衆由德博度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卻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於此冀陛下寤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賊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

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
夕思之朝廷若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
輒書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例以獻其大畧一曰清政
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
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
爲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
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
午卽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發書而去何暇
款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廷此二時以專邊論三日
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敘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

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
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
北寇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
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
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日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
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
餉爲持久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
之用非私蓄財而克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
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
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

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
庾皇居壯矣繼又陳八事大畧謂當今救敝之術不過選
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
冗食之人慎入官之格然數事之舉謗必隨之願委信輔
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紀綱漸振而太平可
期二賊豈足爲國家之患哉上嘉納之公又與范公同對
於崇政殿上禦敵四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
比人舉數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
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繒以續盟好之事今元昊雖暫求
通順後如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何

以知之昨定川之戰彼作僞詔誘脅邊人次定關中蓋漢
多叛人陷於窮漠必以劉元海符堅元魏故事日夜游說
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
好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
爲賊謀也朝廷若從其和則北寇要功下視中國若拒絕
之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比人尋亦遣使問所以拒絕元
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必於陝西選將調
兵移於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
關輔此二賊結亂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和與不和俱爲
大患然則爲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

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爲中國之患試畫一言之其一曰臣等觀西賊蓄禍積有歲年元昊外倚西賊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之雄畧猶屈於突厥當始畢之卒爲之舉哀廢朝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旣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

威振四極此盛主之謀也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降禮悖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爲實務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元昊未叛命時歲受朝廷恩賜甚厚尚或時擾邊境今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實蓄陰計非屈伏之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以謂沿邊城寨須日加繕葺使寇敵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則莫如蓄土兵蓋其衆諳山川而多習戰鬪之力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次邊土兵數少而分守不足當更於要便城寨益招置之

若有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卽遷其家而團集之况慶州昨創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兩指揮乃於永興華州耀州土兵中召願守寨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代歸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但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娶婦頗多犯法人情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沿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其塞故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蓋不知賊人果犯何路其備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敵人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

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訓以新定陣法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橫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勿與之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復出環慶之軍彼必再點兵而來卽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怨我則兵勢自振如宥綏二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

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自安三二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此攻策之得也是日公與范公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元昊既遣賀從勉至其牒稱天授禮法延祚元年及云本國大王爲已據本處國號無上章表體式今有函書內男邦泥定國兀卒亂霄上父南朝皇帝其兀卒如古單于可汗之類南朝使至本國坐蕃宰相之上見兀卒時兀卒離雲牀問聖體萬福願與南朝百年爲父子兼契丹遣人到本國

言南朝今梁適言知契丹與彼是親請諭令蚤議通和故遣從勉等來從勉至都亭驛承受使臣取來書至二府乃諭以文字各體未正又名一字犯聖祖諱不敢進稱男雖恭順然亦無不稱臣之理乃遣邵良佐同往議之後又遣人至亦未從朝廷約束時二府以宿兵已久姑欲從之公執爲不可衆未聽屢合對於上前宰相晏殊曰衆議已同惟韓琦爲不然仁宗顧公公歷陳其未便上曰更且議之公至政事堂持議益堅晏殊至變色而起公乃退而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朝廷曾達意北敵欲令元昊納款其答書云梁適曰陳夏臺之事已差左金吾衛上

將軍耶律祥彰武軍節度使王惟吉齋詔諭元昊令息兵
况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國王仍許自置官屬至元昊
亦容襲爵自來遣人進奉每辭見燕會並陞坐於矮殿今
兩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請罪其封册禮待亦宜一如北朝
臣觀邵良佐賊中語錄乃云賊言朝廷議和何必往問契
丹昨吳賊先遣人至保安軍言爲朝廷差梁諫議適往北
朝令本國議和北朝亦差耶律祥等至本國故遣賀從勉
等持書而來盟是吳賊因北寇達意而來及與良佐語反
不承納又所求稱號卽與北寇書中事體相違此事固有
疑若朝廷且務休兵許其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別索名分

旣不可屈則恐因此爲名再隳誓約此一患也若只許册
爲國主畧增良佐所許歲遺之數朝廷更不差人只令來
人齋詔而回恐賊未副所望則謂朝廷已與之絕必忿而
興兵北人亦謂阻其來意緣此生事此二患也若再遣人
齋詔諭以封册之禮不可異於北朝更優增良佐所許之
數賊旣從命則契丹以爲已功遣使來賀或過自尊大或
頻有邀求久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丹以制元
昊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勢不得已則莫若擇其輕者行
之其欲呼爲吳祖及自稱年號又遣使到彼參於殿上與
陪臣爲列此終豈爲便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

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爲得策朝廷遂遣大理寺丞張子奭往與之議子奭回元昊雖復欲稱臣然歲乞賣青鹽及增歲給之數公又言子奭嘗論西界令盡還前所侵延州地終未聽從此於朝廷所繫者大且栲栳塞門安遠黑水等寨自爲賊所破直至延州更無障蔽其承平長寧南安等寨亦當時倉卒棄之今若遂不修復則斥候至迫而邊民不敢耕殖豈得爲延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每年入中青鹽十萬斛今只以解鹽半價約之已及二十餘萬貫并所許歲幣僅四十餘萬此乃與北敵之數相當議者又欲許其入中青鹽却復所侵邊地臣竊思之

亦恐未爲全計也緣青鹽只於保安軍入中必難盡易當須官自輦置別州且疲弊之後可復興此勞役乎自來沿邊熟戶與西界蕃部交通爲常大率以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圖安輯惟漢戶犯者坐配隸之刑曾無虛日今若許入中青鹽其計官本已重更須增價出賣則恐沿邊蕃漢盡食西界所販青鹽無由禁止解鹽之利日漸侵削而陝西財用不得不屈矣是使西賊蓄銳俟時禍變不測其勢必然今急欲議和者但見目前苟且之利而不顧貽患於國家欲乞朝廷熟慮今來所許歲幣已厚須是盡還延州侵地方與約和其欲入

中書監決不可許若西賊緣此未肯納款卽乞蚤議修復
侵廢城寨爲一路經久保守之計其後夏州又遣張延壽
等來使人凡五至闕下元昊卒稱臣進納栲栳鎌刃南安
承平四寨朝廷止增歲幣不許通青鹽封冊爲夏國主云
公以西夏講和之初邊防當有處置乃言朝廷已封冊夏
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便謂太平無事則
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
大利者一請畧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於今七年小人大
至未嘗挫其鋒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
軍輿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久絕在邊和

市上下困乏故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萬之厚賂
非爲得計邪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
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克實一旦我之邊備少弛
則必有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
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遽往討伐旣不得志而還見朝廷
封冊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課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
西趨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爾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
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
隲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振動京師此臣
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之力以得天

下歲財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寇日以富強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二寇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盛彊意欲平吞夏國倉卒興師反成敗衄強悍之性切於復讎必恐自此交兵未已且寇敵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觀釁之時也若能內輯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蓄斂財用以坐待二賊之斃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彝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爲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

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陳陝西合措置事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爲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羌人讎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近襄州軍其鄜延路徙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逐路分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處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軍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留一番在邊一番放

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糧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宜撫則又有軍間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收宣毅兵僅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克何以贍給况閭里竊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捉若防羣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爲額後有闕卽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盡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請選近上內

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上悉施用其言

韓魏公集卷之十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家傳

八月以公為陝西宣撫使知制誥田况副之初西夏方議講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互往陝西既命范公陝西宣撫俾未行而移文治事范公又奏河東亦當為備仁宗謂在中師嘗知併州今可往亦如范公未須行公言賊請和無它則二人遙領宣撫之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為邊患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不煩遣宿舊大臣上於是罷中師行以公代范公往陝西范

公宣撫河東未行而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廬中范公猶爭以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某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以道公語會杜祁公富公皆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爲忤也公旣至關陝屬歲大饑羣盜嘯聚商虢之郊張海郭貌山黨君子范三李鐵捨者爲之渠率衆稍相合涉京西界劫掠州縣環遶虢州廬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脇從者僅千餘人繼而光化軍宣毅卒叛五百餘人員僚邵興爲之長至商於灤口衆已千餘人與永興東路都巡檢使上官珙遇珙與戰失利珙之餘軍

以失主將悉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山谷間邵興又距商百里揭榜招誘本州鑄錢監重役配兵約二千人皆郟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鼎澧岳鄂累作過人配隸籍中商號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帥臣未有所處會公入關尋遣屬官薛向來傳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其舊係沿邊禁軍卽令却歸元配州軍仍隸籍鼎澧岳鄂州壯健役兵並押赴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關額興誘致之謀遂不得行又遣侍禁黃琮范遷齋宣撫司榜招致上官珙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楊拙謝雲行張信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邵興以無援迫逐急竄入興洋界又遣秦州將官

李方邀殺之張海等相繼殲衄擒捕餘黨殆盡關輔遂按
堵矣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軍物價翔貴饑民相
率東徙出關公卽選官分諸州縣發省倉以賑之又奏差
提點刑獄許宗壽專切往來提舉時止蒲華同三州救濟
過二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數稱是時
民力久困公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者陞黜之又以兵數
雖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
二千餘人後田况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廂軍云若謂
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
聞有爲亂者公使還復陳涇州置四路招討司非便詔罷

之復逐路經畧安撫使公以陝西解鹽自改法以來議者
多以爲不便惟太常博士范祥所論最精密公請令祥與
三司講經久之利朝廷遂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同祥至陝
西相度利害周詢還且言祥法可行三司亦請如祥議轉
運司言恐失范宗傑前法所得之課公言宗傑前法官自
鬻而吏苦輦載之役於邊儲無補祥之新法使商旅入緡
於沿邊而得鹽沿邊芻糧以見錢而糴不勞民而其利博
願必行之時議者雖未一而其後卒用祥法又薦國子監
直講石介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介宜置之文館復請改
京官從之初上旣用公與富公范公在二府銳意天下事

責成大臣出于詔曰比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
望不次拔擢今韓琦暫在陝西仲淹弼宜與宰臣章得象
有當世急務可悉陳之公得是詔益勇於報效時朝廷自
西鄙用兵二府多合班奏事公抗言辨論未嘗顧避事雖
屬中書有不當者亦對上指陳以實同列多不悅獨仁宗
識之曰韓琦性直監進奏院蘇舜欽因本院賽神聚飲預
會者皆當世聞人舜欽宰相杜衍之壻御史以故極論之
事下開封府劾治上夜遣宦官散捕同飲者送獄翌日公
對曰夜來聞遣內臣遶京師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
有司自有行遣陛下自卽位未嘗爲此等事今日何至如

此上悔見於色在朝奸邪者旣欲因奏卽事傾正入宰相
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參知政事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
祁王拱辰輩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
誅益柔范公所薦試館職也中書方進稟此事公徐進曰
益柔狂語何足濺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方用兵大
事固不少不聞畧有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亦其意
可見也上意釋然富弼河北宣撫還至都門除知鄆州公
上疏曰臣伏覩前月二十九日杜衍范仲淹富弼並罷政
事出補外任臣竊謂陛下用杜衍爲宰相方及一百二十
日而罷此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

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有名矣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僚與搢紳高識之士必有爲陛下別白論列者數日觀聽畧無一人啟口得非惜身畏禍人之常情受國重恩備位樞輔若事有干國家之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謾書於朝廷倉卒之間命弼使敵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辨排屈強敵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北來歸盛言北方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弗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

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耳去年秋北寇點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設又自請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畜於胸中事畢還朝俯及都門未得一陳于陛下之前而責補閑郡外人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向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爲誠孰肯爲國家之用所損豈細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近日李用和多名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幹本司公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

州仍兼總管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河北公事畢赴任俟其陞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感此恩遇唯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爲意別有論列如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賊之變朝廷實有所倚又北人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輕發之志若無事則棄於閑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惟措置後時亦是國家失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思一寤於聖聰者蓋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臣叨竊寵任班著已優不能惜事寡言隨衆上下漸圖進用而救辯得罪之臣自取禍患臣爲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

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唯陛下久而察之不報公前在秦州嘗言興水洛城不便會公歸朝宣徽使鄭戩爲四路招討使主靜邊寨主劉滬議奏於朝遣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同往城之公宣撫還奏曰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爲守禦之計修建城寨遇賊至清野以待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自涇原路相視城寨類當營葺然鎮戎軍及山外弓箭手去年差役修城已有勞苦之嗟若今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堡必自無辭如聞更修生戶獻永洛城頗爲未便蓋永洛城通秦州道路自涇原路新修章川壘至秦州床穰寨百八十里皆

生戶住坐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及十小堡方可
互爲之援其土功自以百萬計仍須採山木以修敵棚戰
樓解舍軍營及防城器用雖卽營就又須正兵三四千人
更歲積糧草始能屯守之其費若此止求一日以通秦原
之援兵兼去儀州黃石河路才較兩驛况劉滬昨已降永
洛城一帶生戶近李中和又屈伏隴城川蕃部各補職名
爲熟戶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諸小蕃族豈敢要阻
是則雖無永洛之援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保
聚人民尚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乎
請就差劉滬李中和爲涇原秦鳳路巡檢令每月互領兵

於永洛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以備緩急策應仍下陝西
四路總管司涇原路經司司且併力修葺逐處未了堡寨
其永洛城候向去別奏聽旨詔從之旣而戢罷四路招討
使改知永興軍戢乃坐前帥移文飭滬等督役如初二人
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知渭州尹洙召滬者再不至乃命
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不受代總管狄青於是親至德
順軍攝二人者械送於獄戢力救於朝謂洙等沮滬等功
又乞令不預商量朝廷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利害公
曰今欲專罪洙青而置滬等不問恐害邊計若以嫌自避
而不言致朝廷賞罰有失是不忠滬等實違節制何可無

罪列十事以辨析周詢還主戩議遂徙洙知慶州而城永
洛滬但降官士廉贖金而已士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與
范公富公杜公欲盡革天下弊事而小人權倖皆不便諸
公既相從皆罷去公亦自謂迹不安矣因自請補外五年
三月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轉給事中州自僞命楊行密
以軍儲乏於民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公謂
聖朝不當有無名之歛請爲蠲之公在陝西屢陳天下置
義倉不便至此始有詔罷之已輸之粟令悉歸官廩公謂
非當日建倉之意於民失信請盡發以賑貧乏七年五月
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中不

獲者皆抵罪盜未得而被刑者甚衆公請獲它盜者聽比
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至
今用之十一月貝州妖賊王則據城反河北用兵十二月
除公知真定府貝州平鎮之士卒死敗圍者賻賞於家涅
孤兒使繼衣廩有功得補將校者數百人已降宣補置在
逐指揮河北安撫使賈昌朝因一處小有語言乃請已授
宣軍員一齊更易已得旨施行公言今兵驕易搖當鎮靜
以彈壓苟動有疑畏則上下不寧矣列校就職已安不可
紛然遷徙願如舊以安衆心從之北寨谷口有連敵界者
山林舊禁採伐後於寨南三十里悉禁之民不爲便公聽

樵採如故八年四月河北置四路安撫使除公定州路安撫使都總管知定州前此守臣皆武臣安於無事循尚姑息兵頗驕縱公至則修明軍政剷除宿弊士卒犯令情涉暴橫者立斬以徇連營惕息皆就律有詔士兵關都頭以上皆自京差補公謂士卒習藝有階級進遷之望一旦窒其路於軍制未安力請得如舊法近制諸軍在緣邊而亡命者徙家屬於內地蓋防入於化外公曰一身犯法未必皆逃賊中使父母妻子流離千里之外轉死道路有足矜者奏得不徙考李衛公遺法爲方圓銳三陣以教兵於是軍聲震河朔裨將如狄青輩熟聞教戒後亦爲名將先時

契丹入漢界爲寇吏輒禦捕則以引惹得罪故劫掠居民不已而官司莫敢禁止公先以帥檄移賊中使約束部下尚不聽乃飭邊吏以時掩殺之朝廷亦聽公如此自是寇敵莫敢犯塞會大水歲饑公夙夜竭力以修荒政廣儲菽粟設區處以待流徙之民遠近歸之如市又募其壯者使治城隍至春復給路糧遣歸舊業全活者不可勝數優詔褒美畧曰都轉運司吳鼎臣等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卿多方犖畫全活人命及五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救朕甚嘉之河北安撫司戒邊城禁民毋得市米出門過四斗者坐之公曰諸門豈能日以升斗較之哉况

兩熟戶亦吾民何可不恤也命勿禁時宦官楊懷敏管幹河北屯田漕泊奏禁定州西北山林不得樵採旣而督州縣自牒河北以此巡邏日益嚴犯者輒置于法邊人或徙居它處公奏曰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敵人入寇之畧是時并以近裏淺山耕熟之地槩行禁止致邊民遽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令敵人乘時以取厚利臣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賊境尚五六十里亦可廣爲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今所禁者任採伐之先是公在真定已開北寨山林至是又除此禁民得地六百餘里民心莫不悅而便之唐縣四山口舊以下戶二百人主

巡守公悉遣禁卒代之得歸農業皇祐元年七月上思念執政舊臣論政府令推恩於是十餘人並進官公與富公方領安撫之任同除資政殿大學士二年明堂授禮部侍郎三年八月除觀文殿學士再任河北自慶曆八年沿邊始廢見錢入中而以茶鹽香藥見錢作四說近襄州郡卽依康定二年勅作三說由是便糴州軍積滯文鈔至多商賈不行又爲富室賤價收畜轉取厚利以至穀價增貴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公以軍儲漸窘言四說三說之法不便前後章十上至是始有詔河北沿邊入中糧草復行見錢之法衆議皆以爲便公在定久民德公深數州之民詣闕

擗登聞鼓乞立公生祠時雖不許迨公薨定州競爲公廟後又有詔載於祀典五年拜武康軍節度使河東路經畧安撫使知并州入境罷前帥所興不急之役宦官廖浩然爲走馬承受誣奏前帥李昭亮因移成德軍公奏曰臣至此察訪浩然所言多誣罔近差侍禁馮靖同承受浩然忌其廉潔無名奏納朝廷亦移靖他路今浩然誣逐一六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畧不辨證皆從其請官吏皆憂嘆不安按浩然性貪恣不法狀甚多願召還使保全不爾臣將行法矣仁宗俾代歸勅本省鞭之契丹侵我天池公使禪將蘓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修池神之廟得爾國

移文今固在曷見侵也賊不服安靜以移文示之乃服而去又侵我聖佛谷朝廷與之旣以黃菟山麓爲界乃侵不已公又使安靜與之爲約揭石塹地而限之後敵人遣蕭滬吳湛來言黃菟山之界已守約不敢渝此後南北界願各謹封畧以公文授館伴使張昇昇以生事不敢受往白政府時公爲樞密使諭昇曰賊辭服矣宜速受之異日要切之據也太宗朝之美爲帥時賊未講和頻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美乃悉令內徙空此田以爲禁地歐陽修嘗奏乞耕之朝廷就委宣撫使范公相視時明鎬爲并帥沮止之公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敵日加侵苟失

不耕是將遺敵也乃以代州寧化軍如岢嵐軍例去北界十里爲禁地自餘地就委鈐轄蘇安靜寶舜卿與兩州通判召募強壯之民刺爲弓箭手給田令住坐防邊得戶四千墾田九千六百頃三司歲取河東木植數萬上供巖谷深險趨河遠民力艱苦旣行河路迂曲涉一二歲始至京主吏往往破家產又府州沙谷保德軍大堡火山軍雄勇嵐州合河等津轉運司規微利諸津皆置渡歛錢往來者甚艱阻困于刻剝澆爲沿邊之患公奏悉罷之麟州僻在河外番漢雜處得以捍邊可省東兵遠戍祖宗以來撫御異於他州以敵性嗜酒故官無權酷自慶曆後西賊犯邊

人戶彫殘謀利之臣不識馭邊體乃興酒禁失人心公請除之詔旣從又以府州相望咫尺人情事體皆同亦當弛禁未報至公在中書因裕享赦書亦罷之公以天下里正衙前爲弊已久因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不堪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下規圖百端以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初置里正主催稅及預縣中差役之事號爲脂膏遂令役滿更人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令佐親閱簿書里正止令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名科率亦有未曾催稅已勾集上州主管綱

運又每鄉被差踈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止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爲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爲之如更差人亦倣此若甲縣戶少而役蕃卽權許於乙縣戶多而役稀處差簿書未盡實而願決戶者亦聽其稅賦只今戶長催輸以二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請如公所議便遂詔罷天下里正衙前先是公爲樞密副使言并益州素號大府昔朝廷責其叛命遂降州

名今四海一家皆被聲教獨此二郡尚以惡逆貶之士人常以爲耻宜因赦恩俾復舊號不報至此上奉太宗御容安於并之統平殿公因又言太宗皇帝以劉繼元請命後時毀太原舊城徙其民於唐明因降州爲軍事于今州不書榜門無樓不立戟至此幾八十年當時助紂之民淪沒殆盡後之子孫奉賦役沐聖化與四方同今儀衛入境士民歡呼願因此時與除降貶之迹以慰衆心章旣上翰林學士胡宿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閔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

晉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
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
舊制公議遂格後公爲相卒因裕享赦恩復二州爲太原
成都府焉帥府歲遣將統內郡兵戍河外謂之防秋公曰
羗人服命久矣平時徒耗邊廩寇來當預知罷不遣又請
三路兵每遇春秋大閱武藝絕倫者與免軍中諸役將窠
有關先補之從之大通監西冶歲鍊青鉄十餘萬所用礦
炭錢糧自劉繼元於交城縣直取於民所積鐵已數百萬
可支百年支用公請權停興扇五七年詔從之河東俗雜
羗彝死者燔而後瘞貧者寄骨佛祠中歲久盈積不可勝

數公下令開諭自今毋得燔爲買田近郊立表四隅爲圍
刻石著令使民得葬于園中自是風俗遂變公屬疾奏乞
太醫齊士明而翰林醫官院言士明當診御脉不可遣上
曰韓琦吾重臣也立命內侍竇昭齊挾士明來視之公因
以疾乞上旄節守便郡命以節度使知相州并人環擁號
泣者萬計盡日不得出郭門至有毀橋斷路隨數驛然後
還者相州利城軍鐵冶四十年前鐵礦興發山林在近易
得礦炭差衙前二人歲納課鐵一十五萬觔自後採伐山
林漸遠所費浸大輸納不前後雖增衙前六人亦敗家業
者相繼本州遂于六縣中白差上等人戶三十家充軍戶

更不興扇止令歲納課鐵民甚爲苦公奏停之又論河北諸州當權鹽之初以官鹽散坊郭主客戶令納見錢及鹽法通行其鹽錢遂爲半額而不除主戶則尚能隨屋稅納官客戶則逃移莫知其處但名掛簿書而已遂差坊正五七人直令認納謂之客戶乾食鹽錢人皆陪錢百餘貫歛之無名良可矜憫請應河北客戶乾食鹽錢令坊正陪納者特蠲除之詔從之

韓魏公集卷之十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家傳

至和三年七月疾既愈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將上道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溪洞蠻彭仕義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竇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却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士義貢奉如舊却令送還二子公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公

韓琦公集 卷之十四 正言堂
曰此事未安二子既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遠
人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
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欵荆湖之間無事公
以樞密院圖籍紛亂無紀次不可考究乃奏曰歷古以來
治天下者莫不以圖書爲急蓋萬世之根本後世之模法
不可失也恭惟我宋受命幾百年矣凡機密圖書盡在密
院而散逸蠹朽多所不全至於近歲文書欲求證用已不
可得臣比到院因比果爭寧化軍地土令檢比界朔州牒
寧化軍稱天池廟係屬南朝當日元牒累月檢之不獲及
因西人理會麟州疆界亦尋慶曆中臣在院日與西人商

議納欵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
甚多請差官於諸房討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院
聽以備經久之用於是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
從而纂集之得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之總千餘帙後至
中書亦行之又言內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并將校請受雖
有品式而每遇遷徙須由有司檢勘中覆至有待報歲時
不下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爲祿令又以所給驛券皆
未有定例或多少不同乃會萃名數而纂次之爲驛令頒
天下三司吏自此不得復弄文移爲稽留賂賂自絕又奏
曰嘗覽前代見兩漢之世其於鰥寡孤獨老羸篤癯之民

旣詔郡國則必哀憐軫惻間有粟帛之賜故大漢之德感人之深不獨當時之人思愛不已至於後世亦嗟嘆而稱美之陛下紹祖宗積累之業至仁至慈視天下之民猶父母保赤子唯恐其有傷也豈愧于二漢哉但賑恤之事議者有所未至耳請罷鬻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乃詔天下置廣惠倉仍俾諸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畱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鬻之熙寧中天下方散青苗錢河北提舉官

王廣廉乞併廣惠入常平以廣青苗之本此倉遂廢公又言朝廷頒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貧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節鎮及益并慶渭四州歲賜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委長吏選官合樂以時給散從之又以天下見行編勅自慶曆四年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十餘條前後多牴牾請命刪定爲嘉祐編勅迨公爲相又專總領後屢修編勅而議者以嘉祐爲詳平又請稍出內帑錢糴粟數百萬實邊備遣官汰三路病弱不堪出戰馬廢在京估馬司歸羣牧司以絕券馬艱阻之弊豐州古九原也與麟府鼎足向爲羗人所破公建造郝質王慶民郭靄修復之嘉

祐三年六月文潞公罷相富鄭公遷昭文館大學士拜公
次相制曰亮成天工實繫於宰職緝熙王道允寄于賢才
矧久服于機廷且周知于治體俾正中階之象用膺次相
之文既考師言復涓剛日式揚乎號誕告庶工推忠協謀
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行工部尚書
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四
百戶韓琦志度純淡才致高妙行足厚于風俗言必合于
典常立于本朝毅然懷體國之色訪于大畧直哉有匪躬
之風曩者獷俗擾漫勁兵宿野始仗指蹤之畧邁升基命
之司功濟西帥得關中之感悅策畱樞府底河外之附輸

間從書殿之華就寵師干之拜持中山之師節臨大鹵之
盛秋寂無邊虞濶得戎重召言還國中命登樞總是煩機
乃茲舊物謀而鮮過慮不及私備挹猷爲罄宣忠力文武
參試固亮節之卓然台宰對司在至公之允若是用參之
龜策付以機衡仍登書殿之名更拓土田之賦於戲寅亮
天地之化調序陰陽之和衡石無心以平而爲體橐籥有
道以虛而爲宗勉思此言同底于治可特授依前行工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四百戶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諸房吏惟意所
去取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去冗謬者爲綱目

類次之每用例皆不可隱非所載者吏亦不得用自是諸
吏不能擅高下崇文院白本書歲久多蠹又散失不全乃
于館閣自擇儒臣三員充編校官據崇文總目收聚遺逸
刊訛謬而補寫之又以黃紙爲別本以絕蠹敗命姚闢蘇
洵編纂禮書成百卷號曰太常因革禮選官分詣諸路寬
恤民力均定田稅天下河渠事舊三司置案主之因大河
屢決公謂非專置職守無以責任乃修舊制置都水監罷
武吏爲提點刑獄川廣福建等凡十一路增置轉運判官
一員裕享前進擬赦書條目極多惠澤及民甚廣及宣赦
畢咸稱前後赦恩未嘗如此命諸路惇遣學行尤異者續

食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次授官進士高第三人
常循列不次進用欲使增資任以養人才緩進之以觀自
效自第一人而下入仕之恩率差降焉推擇柴氏一八令
歲時親奉周室祀事封崇義公給田一頃凡祭享所須悉
從官給以法堯舜國賓春秋三統之義又以示存亡繼絕
以廣繼嗣之福也自唐建中始有茶禁近歲爲患尤甚官
受濫惡而民間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無有虛日
于是降詔盡弛此禁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除去天下
莫不稱頌諸州牧馬草地馬少而閑田多往往爲民侵耕
遣職方員外郎高訪詣河北標定除留牧放外餘田聽下

戶請佃乃得剩田三千一百五十餘頃歲得穀十一萬七千餘石絹萬三千二百餘匹草十六萬一千餘束又秦州永寧寨元抄市券馬之處後修古渭寨絕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此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蕩然流入賊中實耗國用乃復置場於永寧而罷古渭城買馬委薛向領陝西監牧專以馬政責之公在定武日見澇水之弊屢陳于朝終爲屯田司所沮不得行至此乃奏曰朝廷與北敵通好已來屯田一司專以內臣參領邊陲無事唯務增展澇泊以爲勞績每歲入奏得轉遷相繼者務廣于前興作不已至堰斷滹沱沙澇等九河下源不令入海

盡灌邊吳界又堰徐河以瀦保州西沈苑泊水每歲夏秋雨水之際澇水漲溢浸壞邊民廬產不可勝計使生者無田可歸死者無地可葬皆謂朝廷殊不顧藉怨入骨髓又順安軍界有十洪橋牙家港兩處是從來出洩澇水入比界三臺小李村之處近年復以硬堰閉塞唯務澇泊渺瀰却令北界人戶皆免水患措置顛倒無甚于此兼保州是宣祖皇帝鄉里彼處有宣祖皇帝先遠墳塋及民間所謂天子巷者爲澇水滄浸每驟雨暴漲之際此兩處人皆行船網魚而懼屯田司事勢無敢言者臣先嘗遣知保州趙滋相視頗知其利害願更遣臺省官往彼同議其經久之

計詔遣三司鹽鐵判官楊佐管幹屯田司張茂則與趙滋同擘畫以聞佐等乃言保州界徐河見於河身內築堤截斷水勢灌注沈苑泊每至夏秋山水泛漲滄浸民田及逐年衝注破沙堤口子一槩澇沫人戶田苗不少今欲於截河堤修作石水限通流夏秋漲水入舊河流行兼約畱得居常泊水詔從之六年八月富弼遭母喪力辭起復進公上宰制曰禮載六卿而莫先冢宰書稱四輔而莫重前疑蓋地隆者付畀益嚴職近者責任彌大苟非全德疇副具瞻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南陽郡

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韓琦有質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氣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於弛國之禁而惟刑之恤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茲太平之本原實真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是用進司寇之聯正中台之位監視史筆譯修梵文陪惇戶封增衍真賦於歲授受之際茲謂不虛譬諸濟川汝惟舟楫如彼作室汝惟垣墉往其欽哉祇率朕命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以祖宗之初本支未廣今諸邸蕃衍前世未有此比而但處之諸

宅畧無措置甚非永遠之法當參酌唐制使補外官屢請
下有司以議典禮事未及行而值昭陵變故治平中邵必
蔡杭復以爲言中書已具換官格目擬進而英宗不豫後
神宗熙寧初卒行之立考校監司殿最之法令考課院爲
上中下三等上之諸路守令有清白不撓而實惠及民者
委安撫司保薦於朝俾令再任刑法寺天下歲上獄淹繫
者多命月具所斷以聞詳議詳斷官仍委審刑院大理寺
輪舉之旣已督責天下吏職囹圄亦無滯留又欲推廣上
之仁德使及微細考尋天禧初嘗於京門外四禪院買地
以瘞無主骸骨官給錢六百緡者半之後因循不復給錢

而死者暴露於道見者閔傷乃舉舊制行之七年十二月
仁宗召從臣於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燕羣玉殿酒行上
宣諭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因召
公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又出禁中名花以金盤貯香藥
令持以歸故公和御製詩曰流霞仙飲罷又賜一盃醇後
數日仁宗上仙公定大策人皆以謂前日酌公如意有所
屬也故公爲仁宗哀冊文有云因驚此會之非常似與羣
臣之叙訣也初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共以
爲憂公始召爲樞密使因上章乞內中建立書院擇宗室
賢才者升於內學願聽斷之暇時賜臨幸以觀其器識時

欲先以此請感動上心及爲首相曲謝日卽具手疏曰竊見近歲以來內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三十餘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以爲嗣陛下慈仁恭儉冠絕古今天監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爲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中權爲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宮邸誠善議也臣愚切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得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某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則臣乞於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

謹厚勤於爲學者升於內學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短長不年歲間陛下必盡知其賢否然後聖意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蒙陛下非次拔擢使待罪宰相思有以上報而事無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唯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自此陳請不一未蒙開納一日因論此事帝笑云後宮方有姪者且更待之後誕育皆皇女又以前奏爲言前後凡十餘請終未有開可之語或怒形於色或悽慘不樂中外臣僚漸多以此爲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公意欲臺諫官進言爲助知司馬光在并州嘗上疏乞立皇嗣乃命光知諫

院光就職果而陳立嗣事後光語人曰韓公差光與御史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一日洙召光於佛寺中屏人語曰近大享明堂韓丞相攝太尉洙監祭公謂洙曰聞公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言立嗣事何不乞以章疏送中書幸達此意行戶利害非所以相煩也光得此意遂再上章它日光至中書袖納上殿劄子視之乃乞早建皇嗣章也公喜曰藉此可復伸前說矣明日因進呈光疏力請之公又自懷孔光傳于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子成帝中材主猶能爲之陛下之聖何難於此又曰願陛下以太祖之心

爲心則無不可者帝始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公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於宮中小者俊大者純而不慧因道英宗舊名公卽贊曰旣屬任以此不慧者固不足論仁宗曰如此則惟宗實可公曰陛下旣已知之則定矣時六年十月也諸公議事當有漸明日再啟且除判宗正寺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起復爲泰州防禦使上喜曰甚好命旣下英宗力辭時內則宮人宦官之不悅外則大臣小臣之橫議帝意不得不惑公每進呈英宗辭免章奏察見仁宗顏色不樂不知身之所容也時已及半歲英宗又繳還

韓魏公集 卷之十四 十一 正誼堂
所授勅告仁宗曰他既如此不如且放下休公曰天下人
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彼能退避如此乃是有識慮
也若陛下更賜以手詔知今來出自聖意彼必不敢不當
命公草手札以進其手札曰朕親書劄子賜汝爲昨來差
遣出自朕意令汝授告勅豈得更有辭遜今再差人去傳
宣便須受告勅將謝表與去人附奏候痊安入謝七年八
月英宗尚復辭上曰柰何公曰若名分正則自辭不得帝
釋然曰如此則更休作別名目便立爲皇嗣與就明堂前
了當中書遂乞宣諭樞密院及樞密使張昇至乃驚而厲
聲曰此事體大切須子細官家莫錯帝笑曰事已定矣公

乞親書手札付外施行仁宗領之是日中使降手札翌日
二府同進呈幕次中歐公曰皇嗣莫大分明不若只爲皇
子公以爲然二府既同奉旨立皇子於是再拜而退遂召
學士王珪面諭帝意及示手札令草詔頒天下珪不敢草
乃退而乞對面稟是時若爲珪語所惑大事變矣仁宗宣
諭出自朕意詔書遂下英宗既立爲皇子尚堅卧懇辭仁
宗以問公公對曰今既爲陛下子矣願以家人禮待之若
遣宮人慰諭更令木宮族屬惇勸入內彼必不敢違命帝
皆如請於是令判大宗正從古防禦使宗諤親諭朝廷立
嗣之意又俾潤王位大將軍以上皆從英宗肩輿入內入

對於清居殿時皇子雖立尚有好諛之臣言未當立皇子者故英宗卽位之初光獻因讒間不喜一日謂輔臣曰當初旣立他爲皇子却甚有臣僚章疏言不當建立近宮中亦有文字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與焚於錢爐矣公贊曰如此甚好然英宗猶以蔡襄爲疑故君謨不安而請去也英宗爲子方十月而仁宗上仙四月一日壬申天祺節假是夜五鼓公以簡約二府夜來上疾發早同入問聖體至漏舍出內降文字二紙示諸公云一更三點聞咳唾聲呼醫急診脉下藥未幾再進藥猶未醒及灼艾二百壯醫云脉絕未復洎門開同樞密院詣內東閣候問至

福寧東閣簾下皇后語公夜來一更三點皇帝有事軍國事委相公裁處遂哭公奏且止哭請遣中使扶持皇子候到請柩前卽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宣學士王珪至草遺詔須臾皇子到傳遺旨訖簾下及內外並慟哭取御衣衣之皇子懇辭迫于公等請卽位於東偏羣臣草賀日午召百官旣集公宣遺制時內外肅然巳午間市肆猶未有知者加公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制曰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尊永惟置器之艱屬在佐王之畧睠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及委裘之辰肆于奉珪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逮躬丕務之咨敢後元勳之獎首

敷邦渙誕告朝倫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儀國公食邑八千七百
戶食實封三千戶韓琦器博而適時道閔而濟物稟星辰
之精粹會日月之休明歷宣外勞更倚二柄蹈夷險之一
節寄安危之大機仰文考之知賢絕時髦而登用惟召公
之託嘗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橫之兆蓋懷先
見者識之遂決至慮者才之英天扶不拔之基神贊非常
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正黃闈之台符降以封爵之文
益以戶田之數以蕃爾寵以懋爾庸於戲天視靡私居飭

有邦之畏民心曷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不敢康顧
成業之不可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可特授行門下侍郎
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兼譯經潤文使進封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
百戶功臣散官勲如故英宗卽位之數日方掛服於福寧
東廂時百官在庭公爲攝太尉范鎮內翰攝太常卿各具
衰服立簾前俟時行禮忽聞簾內連聲大呼云待殺我左
右莫不駭栗公乃投杖於地揭簾而入直趨至前曰誰激
惱官家且入內中服藥遂擁帝以授宮人內侍扶帝而歸
出則語景仁曰此事惟內翰見謹勿漏露俄令百官拜慰

而退外庭無一人知者歐陽修退謂所親曰始見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也英宗旣感疾倦於進藥雖親近勸之莫聽公常親執丹劑上必爲飲之一日議當進一醉膏此藥蓋世所傳用辰砂乳香酸棗仁酒服者是也服之當熟寢一晝夜藥劑多而難飲公親執藥杯以進帝飲幾盡而却之淋漓公衣太后亟出御服令公易之公辭而出英宗旣驟自外來又卽被疾久不預事禁中人情多傾附慈壽宮讒言間牒兩宮遂成隙矣光獻簾下屢有不平之語公卽涉以危言感動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句

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之縮頸旣出吳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奉使昭陵一日太后以語曾公亮公亮但云乞候韓琦來公在陵下忽中使至持英宗手寫歌辭數紙云太后令相公觀此然語言無序皆病中所書也公卽焚之謂使者曰豈不知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之人言語失節何可怪也後簾下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卽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旣塞公卽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它舊曾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這孩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乘

龍上天去大哥謂神宗也公卽曰却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公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生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旣憂英宗病久公因曰大大王長立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又英宗遇紹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事雖大臣亦心惑其說獨公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澂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可搖妄傳語言者遂稍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

之語仍勅中使俟報公但曰領聖旨公以山陵有事進呈乞晚臨後上殿諸公不與旣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旣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它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之狀繼而樞密對語亦如前富公退而謂公曰適聞得簾下所說否弼則不忍聞蓋富意以太后之言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公力勸太后徹簾不敢令富公預聞其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樞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

此不悅太后聽政止在內東門小殿中後屢語輔臣而怒曰此中是何坐處公曰今日之事難比明肅當時以仁宗年小自有典故今皇帝已是長君止因服藥暫煩太后聽政事當日詔書明言權同處分既言權則安樂便當如故也后聞此益不悅公既察英宗已安遂請出幸寺觀禱雨英宗曰當與太后議之及至簾前后曰恐未勝其出公曰適帝意似可出矣后曰人主出豈不要儀衛今方居喪素仗皆未具更且俟之公曰此小事朝廷願旨可辦後數日素仗備英宗遂幸寺觀上既出又已日視朝臺諫官繼有章疏乞早還政后責輔臣曰且欲與照顧何須便使臺諫

苦煎迫也公曰自來執政豈敢與言事官相通況此事何必假他人言但恐衆議如此后邑邑不樂泣而語曰今日放下更豈見眼道邪公曰雖不預政要尊崇太后如天亦不爲難太后口且以仁宗爲念公察其意回卽贊之曰當國家憂虞之際聽決政事及帝躬康復便能復辟太后能自閱書史試觀歷古以來豈有如今日之美后曰自家豈敢比古之賢人止數日遂降手詔罷聽政徹簾帷後中書進呈太后儀範稱聖旨出入如明肅故事有所取索使臣錄聖旨付所司英宗動色曰相公苦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始不以此豈肯放下所放下者大此何足惜邪治平元

年二月提舉修仁宗皇帝實錄英宗既聽斷閏五月推恩
輔臣以酬保護之勞制曰無德不報者古人之甚重有功
而賞者當國之所先况予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寄豈無
異數於昭大猷推忠協謀同德守政佐理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
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衛國公食邑
九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韓琦天資醇純世濟英
敏擢自先帝付於冲人藩邸側微首與建儲之議宮車晚
出復推定策之忠尋屬過哀之所傷在於幾務而咸廢乃
能厲一德以無懈底庶工之允修逮茲平康實用嘉歎進

升右相兼領東臺重啟多封益陪真賦於戲書載伊尹勲
格于天史稱霍光義形於主今朕所得宜無愧焉可特授
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
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四百戶公懇辭凡七上章不得請乃已

